蔡中郎集/卷八

维基文库 · 免费全文 · CC BY-SA 4.0

目錄

蔡中郎集

◀上一卷

卷八

下一卷▶

和熹鄧后謚議

孝和鄧皇后崩，群臣謀謚，于是尚書陳忠上言，以為鄉黨敘孔子威儀，俯仰無所遺，彤管記君王纖微，大小無不舉，是以德著圖籍，名垂于後。伏惟大行皇后規乾則坤，兼包日月；厥初作合，允有休烈；貫魚之次，加于小媵；中饋之敘，昭于帷幄；遭家不造，三元之戹。孝殤幼沖，國祚中絕，海內紛然，群臣累息。加以洪流為災，札荒為害。西戎蠢動武威，侵侮并涼，猾夏作寇，振驚渤碣。家有采薇之思，人懷殿屎之聲。皇太后參圖考表，求人之瘼，度越平原，建立聖主，垂疇咨之問，遵六事之求，勞謙克躬，菲薄為務。是以尚官損服，衣不粲英；饔人徹羞，膳不過擇；黃門闕樂，魚龍不作。織室絕伎，纂組不經。尚方抑巧，雕鏤不為。離宮罕幸，儲峙不施。遐方斷篚，侏離不貢。罷出宮妾免遣宗室沒入者六百餘人。以紓鬱滯，奉率舊禮，交饗祖廟，以展孝子承歡之敬。蠲正憲法六千餘事，以順漢氏三百之期。經藝乖舛，恐史闕文，命眾儒考校。東觀閣學，博士一缺，廣選十人。何有伐檀，茅茹不拔。屢舉方直，顯擢孝子，遵忠孝之紀，啟大臣喪親之哀。疾貪吏受取為姦，糾增舊科之罰；惡長吏虛偽，進退錮之十年。追崇世祖功臣，國土或有斷絕，封植遺苗，以奉其祀，爵高蘭諸國胤子，以紹三王之後。事不稽古，不以為政。政不惠和，不圖于策。猶不自專。傳謀遠暨。允求厥中；刑之所加，不阿近戚；賞之所及，不遺側陋；終朝反側，明發不寢。徒以百姓為憂，不以天下為樂。

聖誠著于禁闥，而德教被于萬國，故自昏墊以迄康乂。羅入千石以至數十。叛虜降集，賊寧邊垂，故輩去塞。永元之世，以為遺誅。今畏服威靈，稽顙即斃。徼外絕國，慕義重譯，來獻其琛。史官咸賀，請作主頌，卻而不聽。郡國咸上瑞應，寢而不宣。允恭挹損，密勿在勤，遭疾不豫，垂念臣子，御輦在殿，顧命群司。流恩布澤，大赦天下。有始有卒，同符先聖。昔書契所載：虞帝二妃，夏后塗山，高陽有莘，姬氏任母，徒以正身率內，思媚周京為高，未有如大行皇后勤精勞思，篤繼國之祚，正三元之衡，康百六之會，消無妄之運者也。功德巍巍，誠不可及。漢世后氏無謚，至于明帝，始建光烈之稱。是後轉因帝號，加之以德，高下優劣，混而為一，違禮大行受大名、小行受小名之制。謚法有功安居曰熹。帝后謚禮亦宜同。大行皇太后宜謚為和熹皇后。上稽典訓之正，下協先帝之稱。

為陳留太守上孝子狀

臣前到官，博問掾史孝行卓異者，臣門下掾申屠夐稱，孝子平丘程未，年十四歲，時祖父叔病歿，未抱伏叔尸，號泣悲哀，口乾氣少，喘息纔屬。舅偃哀其羸劣，嚼棗肉以哺之，未見食，噓唏不能吞咽，麥飯寒水間用之。舅偃誘勸，哽咽益甚。是後精美異味，遂不過口。常在柩旁，耳聞叔名，目應以淚，前太守文穆召署孝義童，云：以叔未葬，不能至府舍。臣輒核問掾史邑子殷盛宿彥等，辭驗皆合，臣即召來見，未年十四歲，顏色瘦小，應對甚詳，臣問樂為吏否，垂泣求去，白歸喪所。臣為設食，但用麥飯寒水，不食肥膩。舅本以田作為事，家無典學者，其至行發于自然，非耳目聞見所倣效也。雖成人之年，如禮識義之士，恐不能及。伏惟陛下體因心之德，當中興之運，躬秉萬幾，建用皇極，神紀騁于無方，淑暘洽于群生，故醇行感時而生，美義因政以出；清風奮揚，休徵誕漫；太平之萌，昭驗已著。臣誠伏見幸甚，臣聞魯侯能孝，命于夷官，張仲孝友，侯在左右。周宣之興，實始于此。且烏以反哺，託體太陽；羔以跪乳，為贊國卿。禽鳥之微，猶以孝寵。況未稟純粹之精爽，立百行之根原，其人殄瘁，而德曜彌光，其族益章。臣不勝願會，使未美昭顯本朝，謹陳狀，臣頓首。

薦皇甫規表

臣聞唐虞以師師咸熙，周文以濟濟為寧；區區之楚，猶用賢臣為寶；衛多君子，季札知其不危。由此言之，忠臣賢士，國家之元龜，社稷之楨固也。昔孝文慍匈奴之生事，思李牧于前代。孝宣忿姦邪之不散，舉張敞于亡命。況在于當時，謙虛為罪，而可遺棄？臣伏見護羌校尉皇甫規，少明經術，道為儒宗，脩身力行，忠亮闡著，出處抱義，皦然

不污，藏器林藪之中，以辭徵召之寵。先帝嘉之，群公歸德，盜發東嶽，莫能嬰討，即起家參拜為泰山太守。屠斬桀黠，綏撫煢弱，青兗之郊，迄用康乂。自是以來，方外有事，戎狄猾華，進　　前勳，連見委任。仗節舉麾，威靈神行，演化凶悍，使為慤愿，愛財省穡，每有餘貲，養士御眾，悅以亡死。論其武勞，則漢室之干城。課其文德，則皇家之腹心。誠宜試用，以廣振鷺西雝之美。臣以頑愚，忝污顯列，輒流汗墨，不堪之責，不勝區區，執心所見，越職瞽言。罪當死。惟陛下留神省察。臣邕頓首頓首。

薦邊文禮書

明將軍以申甫之德，當中興之隆，建上將之任，應秉國之權。妖寇作孽，震驚京師，運籌帷幄，定策屈勝。先擒馬元，歸近之變。天兵致誅，兗豫以清。冀荊用次，雲消席卷。克厭眾心，王室以寧。萬國兆民，莫不賴祉。伏惟幕府初開，博選清英，華髮舊德，竝為元龜，成功立事，莫不畢舉。雖振鷺之集西雝，濟濟之在周庭，無以或加。伏見陳留邊讓，字文禮，天授逸才，聰明賢智。纂成伐柯不遠之則，齟齬夙孤，不墜家訓，始任學問，便就大業，閒不遊戲。初覽諸經，見本知義，尋端極緒，受者不能荅其問。章句不能遂其意。《詩》《書》《易》《禮》，先通三業，以次大義略舉。眾傳篇章，無術不綜，心通性達，剖纖入冥。口辨辭長，而節之以禮度。安詳審固，守持內定。非禮勿動，非法不言。據狐疑之論，定嫌審之分。經典交至，檢括竝合。眾夫嘉焉，莫之能奪。使讓生于先代，在唐虞則元凱之比，當仲尼則顏冉之亞。豈徒世俗之凡偶兼渾，是非講論而已哉。才藝言行，卓逸不群，階級名位，亦宜超然。不以常制為限、長幼為拘。若復輩從此郡選舉，非所以彰瓌瑋之高價，昭大知之絕足也。《傳》曰：「函牛之鼎以烹雞，多汁則淡而不可食，少汁則焦而不可熟。大器之于小用，固有所不宜也。」邕誠竊悁悒，怪此寶鼎未受犧牛大羹之和，久佐煎熬臠胾之間。願明將軍回謀守慮，思垂采納，就讓疾病當親察之。更以屬缺招延，表貢行狀，列于王府。躋之宗伯，納之機密，展其力用，副其器量。夫若以年齒為嫌，則顏淵不得冠德行之首，子奇不得紀治阿之功。苟能其事，古今一也。密疏特表，及期而行，邦國其昌。邕寢疾羸，匍匐拜寄，不敢須通。